



360行

崂山巡山人刘宗森

阿占

在崂山密林之间,巡山人刘宗森的脚步让鸟群疾速升起,扑啦啦,扑啦啦,山谷里回响起好听的声音。鸟是灵异之物,植物也是。它们持有共同的身份,飞翔或生长,活着便不会停止。

崂山南麓西九水,八千多亩山林,根植峭壁,落落风舞。每天三十多里山路,有的接近90度直角,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山路不好走,平日里随身一把柴刀,到了防火重点季节,还要背上灭火器。刘宗森几天就能穿坏一双鞋。

“山上走个三四公里,相当于在平地上走二十公里。巡山时尽可能少歇脚,或者歇脚的时间要短一些,不是因为不累,而是歇了就想再歇,这样时间不好把握。”

很多时候,山里除了植物与鸟群,只他一人,刘宗森就直接裸了上身,沐浴天光,任八面来风在脊背上雕刻着波纹——他甚至会把自已想像成一棵植物,根系箍紧黑暗的泥土,叶子飘扬在明亮里。他这一棵植物还要与所有的植物兄弟达成契约,以无限的方式亲吻群山。

鸟走了,便是冬日。只有桃枝是红色的,柿子树、核桃树、山枣树、栗子树都在向着色彩的深处沉入,显露岁月的冷峻和铁骨。最好来一场大雪,神降下旨意,山林用骨骼承接。

几乎每个春天都干旱少雨,刘宗森感动于叶芽的拼命——拼命地吸取空气中的水分,须臾海雾也被当成了另一场雨。如此这般,到了夏季,山体必是肥美而拥挤的,长大后的叶芽纷纷进入了节庆的狂欢,只要有风,就在风中歌唱,浅处低吟,高处和声,都是它们。正是因为这样的天籁,让刘宗森在巡山最苦的夏季暂时忘记了炎热,毒蜂和蛇虫的出没也似乎不再那么让人紧张。

刘宗森快六十岁了,看上去顶多五十出头。巡山十二年,他的肤色沉淀了富足阳光,说起话来声音硬朗。每天早晨六点多进山,午饭的时候下山;午饭后,再次进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巡山、治理病虫害、防火监测、灭火救灾……

俗话说,三分栽树七分管。植树不易,护林更难。山上的小路,有的是多年前伐木时开出来的,有的就是像刘宗森这样的巡山人踩出来的。走着走着,发现树枝藤蔓堵路了,就要及时砍掉,否则很容易把路遮蔽堵死。

他说:“西九水有五六十个进山口,每一处都要仔细巡查。我们的工作就是翻越一个个山头。每年的森林防火工作都是从十月份到第二年的六月份,封山期限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进入封山范围,禁止任何火种进入山林。”

封山以后,除了正常巡查山林以外,刘宗森还要负责割草、清理坟头杂草以及修理灭火机器。每逢农历的十月一、寒食和春节这种重要祭祀节日时,也是巡山人最紧张的时候。“人们上山祭祀的时间不固定,为了杜绝烧纸现象,我们就直接住在山上的护林房中,24小时背着三十多斤重的灭火器在山中不间断巡查,以防遇到突发火情。”

前几年崂山的那场大火,他和同事们看火场,三天三夜没下山。眼见着那么多的树焚身于火海,真是心疼。“毕竟都是自己当年一棵棵树苗上山,从半米多高养大的,就像亲生孩子似的。”

巡山是个良心活。正是几代巡山人的坚守,才让这片曾经光秃秃的石头山变得植被丰饶。从小生长在西九水,刘宗森说,这山他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这一片都是樱桃树,每年五月初就能吃了,甜着呢。这一棵树是被雷劈倒的,你看,周围四五棵树都被波及到了。这几棵泡桐是被大风吹断的……”

他几乎亲手摸过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条藤,熟悉每一座山,一切都似乎不曾改变。有人觉得巡山的工作太枯燥乏味,他不这样看——他对这山这林有感情了,离不开了。“守护着一草一木,好好的,让人心安。”

山,一直就在那里,山体明亮,时光移动,



崂山巡山人刘宗森。阿占/图

在山中,刘宗森望到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山影,树影,光,远山,蓝天。还有站在其中的他,一起被塑造着,又一起成为塑造者。他似乎比别人更能感受到灵魂的存在,感受到丰富和完整。

除夕,刘宗森在山里走了一天,和另一位护林员清除防火隔离带上的杂草。傍晚,山脚下的爆竹声密集起来,呼啸的北风从山谷里升起,天黑之前,他们被寒冷裹挟着,朝着温暖和团聚回归。

生活秀

卖菜的老太太

何美鸿

那时,我刚住到上海路来没多久,女儿还在上幼儿园。农贸市场距住所很近,出门往右边街道北面过去,步行不超过五分钟。农贸市场有两个进出口,一个东门,一个北门。东门近点,但是往往一股鱼腥味夹杂着羊膻味扑面而来。我常常多走几步绕北门进去。农贸市场那个卖菜老太太的摊位就在北门进去一点。

那时的老太太并不老,也就六十来岁,中等个,略微,青丝里掺白的短发梳得整整齐齐贴在脑后,额上布着细碎的皱纹,看上去慈眉善目,尤其那双眼,流露出的蔼然祥和让我不油然便联想起了过世的祖母。我觉得那双眼跟祖母有点像,初次在老太太那买菜便对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太太的摊位跟别家的有点不一样。别家大都使用电子秤称菜,老太太还在用老式的杆秤。别家的蔬菜至少也是三四个品种,而且菜都码得老高。可是老太太这儿,一年四季几乎只卖小青菜一个品种,而且数量不多。小青菜价钱便宜,每次买通常最多也就两三块钱。有时我竟怀疑若拆掉摊位费,老太太一年下来的收入所剩能有多少。

老太太为人很热情,每次拿钱给她时,她总不忘笑容可掬地在嘴里说着道谢的话。去几回之后,跟老太太便渐渐熟了。偶尔周末我带着孩子去她摊位旁,她的话语便更多了些,总是感叹孩子又长高了些了,然后一堆夸赞孩子可爱的话。似乎每次去在她那里,三两块钱就可换取一堆的青菜外加一堆加在孩子或我身上的溢美之词。

我隔上一两天就会去趟农贸市场,但不可能每次都买小青菜。偶尔从她的摊位前经过,当她热情地喊着:“来买点青菜啊。”我便有点为难地说:“前天在你这买的都没吃完呢。”或者径直告诉她:“今天不买青菜了。”老太太便有点失落地站在摊位前。

这样的次数稍微多了几回之后,为免尴尬,我有时去农贸市场便改道从气息有点恶浊的东门进入。

之后,觉得好久没买青菜了,我又绕到北门进入农贸市场,老太太看见我,微笑着说:“妹子啊,好久没见你了,你是不是好久没来买菜了?”她的话让我感到有点歉疚,于是多买了点青菜。老太太麻利地称好菜,依旧是在接过钱时连连道谢:“哎呀,今天帮我买了这么多菜,谢谢你呀!”

老太太的话让我心生惻隐,以后每次去菜场都从北门进了。她若闲着,我就买上点菜——我后来想,不就是两三块钱的事么?她若忙着给人称菜,我就默然从她身边走过去。偶尔她的摊位上难得会多出一点生菜或其他蔬菜,我便主动过去买一些。我几回抱怨着说:“你这儿菜的种类太少了!”老太太便咧着嘴而笑。有一次,她正忙着给人称菜,我见她摊位前走过时故意加快了脚步,岂知她叫了起来:“嗨,我看见你了,快过来买菜呀!”

我不禁笑起来,于是折回她的摊位买上点青菜。老太太照例在称好菜接过钱后感激地说:“谢谢你啊,本来你都不买青菜的,又照顾我的生意了!”

后来几回,我本是有意要去买青菜的,但我跟老太太开起了玩笑,贴着她的摊位故意加

重着步伐装作急急要逃离的样子。几回老太太都大笑起来,叫道:“你想跑?跑不了的,我看见你了!快过来!”然后在称过菜收过钱之后又换回谦恭的客气口吻:“妹子啊,你真好呀,又帮我做生意了!”

菜场摊主的摊位每年都会变动。年底,老太太说,她明年的摊位要到北面那个角落了。她叮嘱我下次记得到她摊位上去买菜。

北面的角落里并不正对着市场北门,摊位调整后,当我从北门进入的时候,无须必得从老太太的摊位前经过了。但每周,我都会折到北面的那个角落里,去老太太摊位前买上一回菜。老太太依旧卖的只有一样小青菜,我依旧通过两三块钱换取一堆蔬菜外加老太太对我一连串感谢。次年快到年底的时候,老太太有一次称好了菜对我说:“我年龄大了,家里还有别的事,明年可能不卖菜了。”

新的一年,农贸市场的摊位又变化了,东门再没有污浊的气味,我就从东门进去买菜。每次去市场,我仍如以往基本固定在几个摊位前,匆匆来匆匆走,也再没见到老太太。

那年秋季,有一次我去农贸市场,听到有人大声喊我!

我看到了很久没见的老太太,便惊讶地走了过去,说:“您去年不是说不卖菜了吗?怎么还在这?”

老太太竟有点腼腆,笑着“唉”了一声,似乎一言难尽的样子,说:“还在卖。我都经常看见你来菜场,就是没转到我这边来。我喊过你好多回哩,可你一回都没听见。”

我也笑起来。我无法想象在这么偌大的嘈杂的菜场,她每次远远地见到我并大声喊我是怎样一番场景。

我买了青菜离开,老太太照例如先前一大堆的感激的话语。好像我与她之间并不是在做着买菜的交易。也许只有内心善良的人,才会把一场仅能获得微利的小本生意当成了别人给予的善意吧。

一次,我去老太太摊位,她以郑重的神情对我说,明年她是真的不卖菜了。

后来,有两三回我特意在整个菜场巡视了一遍,确实没有见着她,我相信她是真的没有出摊。又过了好些年,有一次我去菜场,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竟是那个老太!

我走过去,惊讶地说:“您老又卖菜来了?”她看着我,憨憨地笑着说,刚来卖菜没多久。她的笑容有些勉强。这时的老太太应有七十多岁了,好在看上去行动仍不失利索。我能够想见,如若老太太未做这卖菜的生意,年轻时或许本有着姣好的容颜,这时本该颐养天年,而命运却不顾她的年迈体衰仍将她无情地抛向了不得不做买卖赚吆喝的营生。

之后我仍偶尔去她的摊位,她仍在称过菜收过钱后微笑着说着些感谢的话,但我总有种隐隐的直觉,现在的老太太对卖菜的热情已不如先前了。我也不可能在那有限的买菜的时间里,来打探老太太卖菜的背后,是如何一路走过来五味杂陈的人生。

那年秋季之后我搬离了上海路,算是告别那个农贸市场了。不知道那老太太是否还在那里守着她的青菜摊,但愿她能清清静静地安享一个不用卖菜维生的晚年吧。

追思录

忆林打打老师

周晓方

周末,八旬林岩老师发信息找我有事。我立即想起了他的女儿——林打打老师。

多年前,林打打委托我帮她联系出版一本吟诵方面的专著,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从林打打致力事业——发掘、教学和推广汉语吟诵入手,对这个80后年轻教师有了一些了解。

现在说起吟诵,不用说年轻人,就是我等六十多岁的人也知之甚少。

中华吟诵有悠久的历史。上古文献《左传》所记载的数百篇赋诗,其实就是吟诗,就是歌吟。唐宋以降,有李白的“闷为洛生咏,醉发吴越调”,苏轼的“缅怀周与李,能做洛生吟”,唐僧惟晤的“风流多效洛生吟”。可以说,没有吟诵,古代文人的创作和赏析就无法想象。只要是读书人,没有不会吟诵的。近些年,随着吟诵热兴起,很多人有一些误解,以为吟诵就是演唱。其实吟诵并非表演,而是先人的一种读书方法,在音高、音长的变化中,诵读者根据即时的感觉作出细微的变化,获得更佳阅读体验,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寿先生,他诵读古文就是吟诵,吟到得意处,摇头晃脑,“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可谓物我两忘。而现代人用普通话朗诵古诗文,很多音不准,也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和欣赏古诗词。推广吟诵对传承民族文化很有意义。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吟诵,近代以来,不少教育工作者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早在抗战时期,漳州传统吟诵前辈,辛亥革命志士施荫棠,自费捐助吟诵教学;中央文史馆馆员叶嘉莹以耄耋之年奔走海内外,力求在幼儿园中播撒吟诵的种子;南京师大教授陈少松在吟诵领域耕耘三十年,著有《古诗词文吟诵研究》并运用于教学中;广州吕君汽在自家书房义务向社会各界普及粤语吟诵知识,广州日报曾做过专题报道;还有戴学忱等自费深入民间采集吟诵语音素材……林打打也是其中一位。

那一年,山东路小学教师林打打因热心吟诵推广,被聘为中华吟诵学会青岛吟诵工作处秘书长和青岛地区吟诵推广人,并成为中华吟诵学会理事。林打打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于学吟诵、讲吟诵,她以极大的热情深入社会,开展培训和展演。她培训了一大批吟诵爱好者和学习者,有效推动了青岛地区吟诵事业的发展。同时,她虚心向前辈和民间吟诵者请教,学习不同地区、不同方言吟诵的方法和技巧。她深知,作为教师,要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为此,她努力提高自己吟诵方面的知识储备。

就在林打打积极推广吟诵,在各单位做讲座并在网上开课的同时,青岛的格兰德学校以及江苏太仓、四川成都、北京甚至德国汉堡等地的学校和民间人士也在积极推广吟诵。林打打的积极作为,更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这一切,提高了她对做好这一工作的认识和自信。她认识到,新时代的吟诵,应当在传播先进文化、道德建设、青少年情感及智育教育、全民读



林打打

书等活动中有所创新和发展。

林打打多次应邀到北京、威海、东营、济南、胶州等地开办吟诵讲座,为高校和中小学学生普及吟诵知识,成立青岛少儿吟诵团,多次举办吟诵雅集,还前往百岁老人冯凭、张杰家中录制吟诵素材,应邀在市图书馆新春琴赏会上诵读苏轼作品。两年里,林打打先后在本地举办了数十场吟诵与传统文化公益讲座。本地媒体都做过专题报道。

我有机会参与过林打打主持的吟诵活动和相关的雅集,有的场所还配以悠扬的古琴演奏,那种气氛,令人感受到这种古老的语言艺术对参与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看到,凝聚着她和团队心血的努力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推广吟诵过程中,林打打遇到了一些瓶颈,很多受众需要一本教材,她也迫切需要将自己所学所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于是她在整理学习笔记的基础上,又请教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老师,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一本专著《读书的好声音——吟诵艺术概论》,对吟诵的概貌做了艰难而有意义的整体性梳理及解读。脱稿后,林打打委托我帮她在九州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倡导吟诵要回归本位,要在普通话吟诵“用”的角度发展创新。本书既有理论,又有大量生动的实例,还有很多重要的人文历史背景资料以及她记录并整理的前人吟诵的谱子。该书一经面世,立即受到吟诵爱好者的欢迎,直到近几年还有人找我打听怎样买书,可见其影响力。

可惜的是,六年后,我惊悉林打打不幸病逝,其时,她只有36岁。扼腕之余,不由得感慨,若加以以时年,再给她一段时间,她所致力于推广践行的吟诵事业,包括她本人的吟诵水平,一定会有更大、更好的发展。真可谓天妒英才。惟愿包括林打打老师在内所有吟诵教育工作者投入极大热情和精力推广发展起来的这项事业,为更多的人所熟知,所接受,所践行,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有效载体。